

卷之一 对偶

待漏院记

（宋）王禹偁

〔题解〕漏者，以铜为壶，贮水其内，水滴有声，宫中报更之器也。院以待漏名，取宰相来朝，于此待漏，及晨趋朝也。禹偁，字元之，济州人。九岁能文，太宗朝进士，为翰林学士，著有《小畜集》，文重当时。为大理寺丞，因作此记。

天道不言，而品物亨岁功成者，何谓也？四时之吏，五行之佐，宣其气矣。

圣人不言，而百姓亲万邦宁者，何谓也？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张其教矣。

是知君逸于上，臣劳于下，法乎天也。古之善相天下者，自咎、夔至房、魏，可数也。是不独有其德，亦皆务于勤耳。夙兴夜寐，以事一人，卿大夫犹然，况宰相乎！朝廷自国初，因旧制，设宰相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，示勤政也。

至若北阙向曙，东方未明，相君启行，煌煌火城。相君至止，咿咿鸾声。金门未辟，玉漏犹滴。撤盖下车，于焉以息。待漏之际，相君其有思乎！

其或兆民未安，思所泰之；四夷未附，思所来之；兵革未息，何以弭之；田畴多芜，何以辟之；贤人在野，我将进之；佞人在朝，我将斥之；六气不和，灾眚荐至，愿避位以禳之；五刑未措，欺诈日生，请修德以厘之。忧心忡忡，待旦而入。九门既启，四聪甚迩。相君言焉，时君纳焉。皇风于是乎清夷，苍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，则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，宜也。

其或私仇未复，思后逐之；旧恩未报，思所荣之；子女玉帛，何以致之；车马器玩，何以取之；奸人附势，我将陟之；直士抗言，我将黜之；三时告灾，上有忧色，构巧词以悦之；群吏弄法，君闻怨言，进谄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，假寐而坐。九门既开，重瞳屡回。相君言焉，时君惑焉。政柄于是乎隳哉，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，则死下狱投远方非不幸也，亦宜也。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，可不慎欤！复有无毁无誉，旅进旅退，窃位而苟禄，备员而全身者，亦无所取焉。

棘寺小吏王禹偁为文，请志院壁，用规于执政者。

〔评解〕以法言，起对、中对乃对偶法，即时文八股之祖也。尤妙在起以天道、圣人高陪，说极为大方冠冕。中有侧笔、束笔，对股齐整，句调变换，意思周到，收束完密。以脉络用意言，前以“勤”字引出待漏院，又从“待”字上想出“思”字，从“思”字生出贤、奸两种，末以“慎”字束，

意在为相者，当勤慎也。以体言，虽云是记，实可为古今宰相箴。以理言，堂堂正论也。以文言，煌煌大文也。极似一篇近时绝好会元文字，故特取以冠此集之首。

〔书后〕天道为人命之源，人命实国家之本。固赖主治者有以正本而清源，尤赖辅治者因委以溯源，后末而先本。古者三公不必备，惟其人，亦以慎天道而培国原，重人命而固邦本也。若夫大忠大节，虽曰体天尽人，而究非天下之福；大奸大慝，虽曰逆天拂人，而究非君上之过。惟此升平无事之日，君乐臣熙，忠良发于拜跪，回邪藏于语默，即委蛇素食者，亦得借口于天下已治已安。为臣不易，兴丧一言，天人之际，其责顾可旁贷哉？此记首以天道，终以人命，而要归于善体其君之一心。呜呼！所系亦大矣。待漏之顷，思乎？否乎？是又在居其职者。

原 毀

(唐)韩愈

〔题解〕原毀者，推原其所以毀也。愈，字退之，河南邓州南阳人，一云修武人。南阳属河南府，修武属怀庆府，地近，或为一邑。生三岁而孤，自幼知书，日记数千言。及长，尽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学，以崇圣道、辟佛老为己任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年五十七卒，封昌黎伯，谥日文。才学博大，时人多毀之，故作《原毀》。

古之君子 其责己也重以周 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，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

闻古之人有周公者 其为人也 多才与艺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；彼能是 而我乃不能是！”早夜以思 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

舜 大圣人也 后世无及焉 周公 大圣人也 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 乃曰：“不如舜 不如周公 吾之病也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！

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，即其新，不究其旧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，易修也；一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！

今之君子则不然，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

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！

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，不计其十，究其旧，不图其新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！

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！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，吾尝试之矣。

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。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

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。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

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悦于言，懦者必悦于色矣。

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，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已。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？

〔评解〕体则两扇，笔则曲折，意则刻露，波澜壮阔，词意和平。结归到君上 见其所关之大 不徒为一己原也。然篇中不明露己，泛泛说来，何等含蓄。

〔书后〕《春秋》笔削，严于一字，而圣人犹以无毁无誉自明，非以三代直道自在人心，而未可一日泯哉！孟子闲圣道必正人心 亦欲存直道于三代耳。文公《原道》之作 所以闲孔孟之道者已至，而一人原而闲之，众人毁而坏之，直道之不存，将圣道藩篱果何自而固乎？吾知是篇不徒原一己之毁，盖所以挽回直道者，其心当更殷也。然则《原道》之作 固所以闲圣道 而《原道》之作 不即所以存直道哉 断文元气，至今犹存，闻知之寄，舍公将谁与归？

原 道〔补〕

（唐）韩愈

〔题解〕秦火而后，圣道不明，老倡于前，佛乘于后，其害甚于杨、墨。公作此篇，使人明于正学、异端之辨。

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“天小”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。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、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，其言仁义道德云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，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

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师之云

尔。”不惟举之于口，而又笔之于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

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

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。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鸟兽而处之中土；寒，然后为之衣；饥，然后为之食；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；为之工，以赡其器用；为之贾，以通其有无；为之医药，以济其夭死；为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为之礼，以次其先后；为之乐，以宣其湮郁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；为之刑，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

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

皿 通货财以事其上 则诛。今其法曰：“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相养之道。”以求其所谓“ 清静 ”、“ 寂灭 ”者。呜呼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 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 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传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 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：“夷、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戎、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惩。”今也举夷、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？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 其法礼乐刑政 其民士农工贾 其位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 其服麻丝 其居宫室 其食粟米、果蔬、鱼肉 其

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 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杨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”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跛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。”

〔评解〕昔《唐书》称以奥衍宏深，佐佑《六经》，与孟轲扬雄相表里。茅鹿门谓“辟老、佛”是退之一生命脉。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，其文源远流洪，最难鉴定。兼之其笔下变化诡谲，足以眩人。若一下打破，分明如时文中一冒、一承、六腹、一尾。又一评云：前段推究本原仁义道德之说，以求其端；后六段指斥其诞妄戕弃，为生民之害，以讯其末，却暗藏枢轴于中间，此等处极不易识。三评皆确论，后两评尤为度世金针。黼则喜其文之曲折条畅，章法谨严。首冒似小讲，接用“孰从”两股作提比；“甚矣”四句小束出题，再用“今其言曰”、“今其法曰”作中后三大股，末述前语一段，以

作收束。通篇大势以承接言之，宜于段落以整饬言之，又极合墨材。至每段于散行中，如首段用“其所谓道”、“其所谓德”、“公言”、“私言”，中间用“其亦幸”、“其亦不幸”、“为圣一”、“为智一”等语，仍寓对偶之意。原选摭不录入，亦未合全局以审之也。况此篇文公寻道统于不得已之余，逼异端于方张之日，本布帛菽粟之理，发日星河岳之文，为《孟子》七篇后第一篇大文字，学者尤不可不读，故补选之。

〔书后〕先天先地者谓之道，后天后地者谓之人。天地载道以生人，人固各具一道之体以为用。是故圣人以教修道，即以人治人，无俟虚假，非由外铄，其为道易明，其为教易行也。自夫愚者不及，而智者过之；不肖者不及，而贤者过之。于是易明易行者，每转而为不明不行，此岂道之远于人哉？抑人自远于道耳？文公《原道》之作，其所以辟佛、老者，不在愚与不肖之不及，而在贤与智之过；不在贤与智之过，而在人不知其过。以出奴而入主之，出污而入附之，故其说平易而易明，其事切近而易行。即与之论仁义、辨公私，绳其言以复夫道之体，纠其法以完夫道之用，亦不过以人治人，因其所固有者而裁之也。然则人欲探先天先地之原，不虚生以自外，可勿即后天后地者，而一念有生所自具也哉？

严先生祠堂记

(宋)范仲淹

〔题解〕先生名光，字子陵，会稽余姚人。本姓庄，史臣避明帝讳，改姓严。少与光武同学，帝即位，思其贤，以物色访得之，光不为屈。后复引入，论道故旧，因与共卧。光以足加帝腹，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，甚急，帝笑曰：“朕与故人严子陵卧耳。”除谏议大夫，不受，乃钓于富春山下。后人名其处为严陵濑。仲淹，字希文，江南吴县人。历官参知政事，为宋朝人物第一。知严州时，建子陵祠，风起士习，故有是《记》。祠堂在浙江严州桐庐县。

先生，光武之故人也，相尚以道。

及帝握赤符、乘六龙、得圣人之时，臣妾亿兆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先生以节高之。

既而动星象，归江湖，得圣人之清，泥涂轩冕，天下孰加焉？惟光武以礼下之。

在《蛊》之“上九”，众方有为，而独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先生以之。

在《屯》之“初九”，阳德方亨，而能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光武以之。

盖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



图 1 严光与汉光武

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！而使贪夫廉，懦夫立，是大有功于名教也。

仲淹来守是邦，始构堂而奠焉。乃复为其后者四家，以奏祠祀。又从而歌曰：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〔评解〕有起有结，有平有侧，有夹缝。予尤爱其起句，以“先生”特安于光武之上，平中已寓侧矣。而每比俱先主人，极得尊题之法。金圣叹曰：“题目是严先生，却以光武对讲，说得光武大，愈显得先生高。此水长船高法。”

〔书后〕《祭法》曰：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；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。严先生特光武一故人耳，初不闻有功德于民之事，而文正守严，即为祠祀，抑独何哉？不知先生之不臣光武，虽第相高以节，而光武之不臣先生，实由相尚以道。《易》曰：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。”光武得先生为同人，因以涉大川而恢大业。然则光武之功，固皆先生友助以成之矣。夫既以道成光武之功，又以道全一己之节，此文正之所以祀先生，而先生之所以能为文正祀也。厥后岁祀浸远，此意弗嗣。侍郎萧公道出祠下，因慨然曰：“先生此祠，乃名教之首，何可令其颓圯若是？”其亦庶几能继文正之志，而心知祭法者欤！

吴山图记

（明）归有光

〔题解〕吴山，在江南苏州府吴县境内。明魏用晦为吴令，升给事中，吴人绘《吴山图》赠之。后在京，以此图求有光作记。有光，字震川，一字熙甫，苏州府昆山人。与用晦同年，嘉靖乙丑进士，除长兴知县，移顺德通判，迁南京太仆寺丞。有《震川文集》，名重一时。

吴、长洲二县，在郡治所，分境而治。而郡西诸山，皆在吴县，其最高者：穹窿、阳山、邓尉、西脊、铜井。而灵岩，吴之故宫在焉，尚有西子之遗迹。若虎邱、剑池，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，皆胜地也。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，七十二峰，沉浸其间，则海内之奇观矣。

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，未及三年，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。君之为县有惠爱，百姓扳留之不能得，而君亦不忍于其民，由是好事者绘《吴山图》以为赠。

夫令之于民诚重矣！令诚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泽而有荣也；令诚不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君于吴之山川，盖增重矣。异时吴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，尸祝于浮屠、老子之宫也，固

宜。而君则亦既去矣，何复惓惓于此山哉？

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余年，而思之不忘，至以为《思黄州》诗，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。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，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，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。君今去县已三年矣。一日，与余同在内庭，出示此图，展玩太息，因命余记之。噫！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，如之何而使吴民能忘之也！

〔评解〕一山图耳，有甚情趣？乃从为令上生发，说得极有情。至笔墨之妙，尤深于开拓、断续、离合之法。欲摹古文为时文，此种最好学。震川先生《明时文八大家之一》古文则媲美韩、欧，粹然渊穆。吾故曰：“不能古文，其时文必不高。”观于斯，益信。以上各首，皆对偶体裁，于古文为变格，于时文则其源也。黼按：此篇惟中段“令诚贤”、“令诚不贤”一偶，未尽合法，因原编入，故仍之。

〔书后〕吴中山水甲天下，为去任官图赠，即有如王摩诘之画辋川，意出尘外，怪生笔端，亦不过丹青名胜，聊以供异日娱目赏心之具耳，初何尝有所眷恋于其间哉！乃一经先生品题，而山川草木皆若有情。信由先生妙笔，情至文生，故能言之恳款，娓娓动人。然非魏公遗爱在民，足以兴起其爱慕流连之致，亦乌能使吴之山川增重若是哉？他日题之壁端，吾意吴人读之，当不仅仅叹故乡湖山之好，必有难忘情于攀轳卧辙时，而顿生郇黍召棠之慕者矣！

卷之二 就题字生情

蕉 鹿 梦

(周)列御寇

〔题解〕蕉鹿梦者，因文中言蕉言鹿言梦，特取以名篇。御寇，周人，盖老氏之徒，著书名《列子》。

郑人有薪于野者，遇骇鹿，御而击之，毙之。恐人见之也，遽而藏诸隍中，覆之以蕉，不胜其喜。俄而遗其所藏之处，遂以为梦焉，顺途而咏其事。

旁人有闻者，用其言而取之。既归，告其室人曰：“向薪者梦得鹿，而不知其处。吾今得之，彼真真梦者矣！”室人曰：“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耶？拒有薪者耶？冷真得鹿，是若之梦真耶？”夫曰：“吾据得鹿，何用知彼梦我梦耶？”

薪者之归，不厌失鹿。其夜真梦藏之之处，又梦得之之主。爽旦，按所梦而寻得之，遂讼而争之，归之士师。士师曰：“若初真得鹿，妄谓之梦；真梦得鹿，妄谓之实，彼真取若鹿，而与相争鹿。室人又谓梦认人鹿，无人得鹿。今据有此鹿，请二分之。”以闻郑君。

郑君曰：“嘻！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？”访之国相，国相曰：“梦与不梦，臣所不能辨也。欲辨觉梦，惟黄